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

第十六回 區爵興當筵儼行軍令 凌祈伯臨陣卻用火攻

大凡內地村鎮地方，所有人家，都是祖居的，地方又小，又沒有往來客商，朝夕見面的，無非是這幾個人。所以，一村之中，無論富貴貧賤，彼此多是認得的。譚村亦復如是。所以張鳳也是認得梁天來的。譚村村中之人，也沒有一個不知道這個張鳳。閒話少提。且說張鳳在窗外聽了那一番言語，知道天來今夜有難，急急要去報告，也顧不得身上有病，一口氣奔到天來門前，舉起手來，把門打得震天響。祈富不知何故，吃了一驚。連忙開出門來，看見是個張鳳，罵道：「呸！你這個沒嘴臉的，只怕要作死了，討飯也好好的討呀！」張鳳道：「我不作死，只怕你家有人要作死呢！」祈富大怒道：「張鳳！你今天可是發了癡了！怎麼登門咒起人來？」張鳳道：「你且不要動氣，我要求見你家官人呢！」祈富道：「我家官人太沒事了，要見你呢！」說著把他一推，便要關門。張鳳就大喊起來道：「你這不識好歹的奴才！你家官人可是當今皇帝，連見也不得的……」一陣亂鬧，裡面驚動了養福，出來喝道：「是甚麼人在這裡混鬧？」張鳳道：「我是特來送要緊信的，叵耐你家祈富這廝，不同我通報！」養福道：「你送甚麼信來？」張鳳道：「我送凌貴興的信來！」養福聽得「凌貴興」三個字，心中吃了一驚道：「是凌貴興叫你送來得麼？」張鳳道：「我又不是他家奴才，他好使得我動！是我聽了一個信息，特來通報的！」養福道：「是甚麼信息？你給我說了，可不是一樣？」張鳳道：「這是個性命交關的要緊信，不見了你們大官人，是不說的。」養福聽了，心中詫異，只得喝住祈富，不要同他廝鬧，自己卻到裡面告知天來。凌氏道：「不消說，這又是貴興那廝，叫他來胡鬧的。」天來道：「且待孩兒出去看來。」說著，走了出來，便問張鳳何事。張鳳道：「官人，可借一步說話？」天來便讓他到門裡來。張鳳便把自己如何討飯，如何發病，如何睡到窗下，如何聽見密話，一一說知。天來道：「多承你關切，我這裡提防著就是了！」在身邊摸出一塊銀子，約有一兩多重，遞給張鳳道：「這個請你買碗酒吃呢。」張鳳千恩萬謝的去了。

天來回到後堂，告知凌氏。凌氏道：「這個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不提防他！」君來道：「這是張鳳窮極了，想出這些謠言來騙賞錢的，貴興就是兇惡到十二分，這個昇平世界，怎麼就好殺人，難道沒有王法麼？」

大家正在半疑半信，議論這件事，忽見祈富進來說道：「張鳳那廝，又來鬧了，趕也不去，還說要見官人。」天來聽說，出來看時，張鳳道：「官人！我想起一件事來了。方才我來報信，多謝官人賞我一塊銀子，我本來萬千之喜。我走到半路上，想起我是個叫化的人，今日無端來送這個信，官人賞了我銀子，我若是受了，官人們一定要疑心我造作謠言，來討賞錢的，一定不做準備；到了晚上，依然要遭他們毒手；豈不是我白白送了這個信，勞而無功，而且還要被人疑為我設法騙錢麼？因此特將原銀送回，務求官人速速躲避！」說罷遞過原銀。天來大驚道：「這麼說，你的話是千真萬真的了？」張鳳道：「是麼，我就知道受了這塊銀子，人家就要疑心我混騙，不信我話的了。此刻可真的，官人作速躲避了吧！」天來道：「既如此，我這個還謝得你少呢！你先拿去吧，明天再重重謝你！」張鳳道：「這塊銀子，我今天是抵死不能受的，不要我為了這塊銀子，誤了官人的性命。等官人躲過了今天，明天謝我，再多點我也肯受。」說著依舊把銀子遞過來，天來哪裡肯接？張鳳攢在地下，翻身就走。回頭說：「官人千萬保重！速速設法！我但望你明天平安無事！」說著，揚長的去了。

天來拾了銀子，回了進來，告知凌氏。大家這才慌了，沒了主意。凌氏便道：「我的兒，你父子兄弟三個，趕緊走吧！好歹躲了這一夜再說。」天來道：「這個如何使得？不如另行設法。」君來道：「不如同母親同到省城去吧。」凌氏道：「此時已經將近黃昏，還有甚法可設？我又何必同你們到省城去，終不成貴興敢來殺我！並且據張鳳說，有甚麼『逢男便殺，遇女休傷』的話，我們婦女，又寬一著。你們三個趕緊走吧！你們兄弟要放心時，可留下祈富在外面探聽一切就是了，快點走吧！」劉氏道：「不如等到黃昏將黑的時候走吧。此刻出去，恐怕被他們遇見，又不妥當了。」眾人心中七上八下，慌做一堆，只是沒有個主意。看看天晚，將近掌燈時分，凌氏再三催促，天來父子兄弟無法，只得含淚拜別，叫船往省城逃去了。

這裡凌貴興是從十二開壇那一天起，便眼巴巴的盼到十八，要去行事。到了這天，從早晨起，直到黃昏，終日摩拳擦掌，準備殺人。申牌時分，聚眾吃酒，區爵興就當席發號施令起來。先叫喜來聽令道：「往常吃酒，都是你執席招呼，今日可免了你這差使，喚兩個小廝來伺候。你可去邀了當段地保李義來，只說今夜我們這裡放銃口，恐怕來看的人多，擁擠鬧事。請他來彈壓。約得他來了，卻讓他到門房裡吃酒。這李義是見了酒不要命的，你可灌他一個爛醉，你自己卻不可吃醉了，我另有你的去處。」

喜來領命而去。爵興又叫潤保、潤枝聽令道：「這東路上是千總衙門的來路，你二人可扮作家人模樣，帶了大爺片子，伏在那裡。如果黃千總聽見聲息出來巡查時，你二人就攔住，拿片子給他看，說是『這裡因為放銃口，看的人多，在那裡擁擠著打架，此刻已經勸開了。家爺恐怕勞了千總爺的駕，叫小的們趕來擋駕的。』」潤保、潤枝領命。爵興又叫其馨、海順、柳鬱、柳權四個聽令道：「我已經備下了鞭炮十多籮，你們各領兩籮，在門外醮棚的前後左右，不住的燒放，不准有片刻停聲。燒不夠時，再進來領取。」柳權道：「放銃口向來沒有放鞭炮的，豈不被人疑心？」爵興道：「有人問時，你們只說我們家因為去年連傷了兩個女口，陰氣太盛，所以今夜借著這鞭炮，要轟開那些陰氣就是了。」四人領命。爵興又叫宗孟、宗季、宗孝、宗和聽令道：「你四人各拿悶香一束，初更以後，便分投去梁家的四面街上，把所有更棚的更夫、街柵夫，一齊悶倒，各人就在四路巡查。倘然遇了官兵，就飛報前去，不得有誤！」又叫凌美聞聽令道：「你帶領越文、越武、越順、越和、簡當、葉盛，一共七人，做先鋒先去攻開大門，到梁家門首時，先放一響炮，我這裡發第二隊人馬。」又叫林大有聽令道：「你帶領周贊先、黎阿二、李阿添、尤阿美、熊阿七、甘阿定，一共六人，作第二隊，只聽得前面炮響一聲，即刻動身。到那裡時，也放一響炮，我這裡發第三隊人馬。你們兩隊人馬，如果遇見天來兄弟時，失捉住了，等大爺親來驗明再殺。」叫勒先、蔡順兩個聽令道：「這裡北路，便是巡檢司衙門的來路，你兩個也扮作家人模樣，伏在那裡左近，倘遇見衙門差役來時，就分一個，引了來，送到門房，交喜來管待吃酒。卻仍要回原處伺候。如果李巡檢親自出來，卻飛報與我。」二人領命。爵興又拿出一枝流星火，交給潤保、潤枝道：「你兩人，倘然擋不住黃千總，即刻轉到暗處，把流星火放起，我這裡如果擋不住李巡檢，也放起流星火來。你們留心，但見東路流星火起，即刻退回；見北面流星火起，便先四下裡散開，慢慢回來。」眾人一齊領命。

宗孔道：「老表台！我姪老爹辦事，著著差我先行，沒有一回落後，今天怎麼沒有我的事了？」爵興只聽不見，對貴興道：「賢姪可自己做第三隊，不必多帶人，卻要坐著轎子，叫令叔宗孔保護前去，只要驗明是天來兄弟正身，殺了就回來。我這裡叫人預備慶功筵席。」貴興道：「表叔真是調度有方，可惜未曾做得軍師！」爵興道：「好歹今夜也做一遭兒玩玩吧！」說罷大笑。

當下酒飯已畢，等到初更將盡，這裡便陸續起身。各人臨行，爵興一一囑咐：「切記回來時，各人都由後門進來，不可有誤！」看看一隊隊的都去了，又遠遠的聽到第二聲炮響。貴興就上了轎，宗孔扶著轎槓去了。爵興卻暗暗笑道：「好歹叫你做一次奴才去。」

這裡外面打劫的情形，開書第一回，已經說過，今不再提。且說祈富是夜聽得強徒來攻打大門，便連忙到裡面道：「強盜真個來了！你們快些關好二門，躲到石室裡，我往外面看動靜去了。」僕婦程氏聽得，忙將二門關上，下了鎖，凌氏帶了合家人口，躲到石室裡面，關起石門，上了鐵拴，眾人慌做一團。凌氏戰兢兢的，只是念佛。後來聽聽已經打破了二門，劉氏到樓上，在小小窗戶往外一望，只見紅光滿地，嚇的連跌帶滾，走了下來道：「婆婆！不好了！他們還放火呢！」眾人聽了，只嚇得三十二個牙齒，登時打門起來。不多一會，鼻子裡忽然聞著一股桐油煙臭，慢慢的那煙就多起來，熏得眾人咳嗽不絕，要躲到樓上去，誰知樓上的煙更覺厲害，只得重新下來，一個個慢慢的氣也喘不出了，眼淚鼻涕，出個不住。這座石室，本來是預備收藏緊要物件的，不甚寬敞，不一會，只見滿室皆煙，把兩盞油燈，罩得慘淡無色，暗晦無光。又過得一會，雖然還隱約看見那兩個火影兒，卻早是黑漆漆

的對面看不見人影的了。凌氏氣也喘不過來，那眼淚撲簌簌的流個不住，撈起衣襟掩住了口鼻。聽一聽各人都寂無聲息，只還聽得一個人在角子上喘氣，欲待叫時，卻是用盡平生之力，也叫不出了。欲待看時，莫說那眼睛張不開，就算勉強張開了，在這黑煙裡面，如何看得見？沒辦法，只好暗中摸索，要過去看，不料踢了一件東西，絆了一跤。伏在那東西上面，用手摸時，卻是一個人，摸在那人的大腿上，覺得已經冷了。要待掙扎起來時，卻只掙扎不起，只得伏在那裡。

不知凌氏性命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